

李有才板话

赵树理 著



校对

文学小丛书

李有才板话



9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前 言

本書是趙樹理早期代表作之一，書中所收的這幾篇小說，都具有通俗簡明的語言，朴素明快的民族風格；生動地反映出，我國民主革命時期老解放區農村的鬥爭生活，土改之後的新氣象。

趙樹理，一九〇六年生于山西省沁水縣一個鄉村。他的家庭由于高利貸的剝削，由中農下降為貧農，因此他連師範學校也沒有讀完。他曾做過高小和初中教員。一九三七年之後，參加了抗日根據地的地方政權工作，曾當過區長。後來又做過幾個報紙副刊的編輯。他自小愛好文藝，尤其是民間戲曲和音樂。不過他專門從事寫作還是一九四三年之後的事。在短短的三年（一九四三——四五年）中，接連寫出“小二黑結婚”、“李有才板話”、“李家庄變遷”等著名作品。

他的主要作品除上述三種外，還有“登記”、“石不爛趕車”，以及長篇“三里灣”等。最近他又完成一部評書體長篇“靈泉洞”。

編 者

目 次

小二黑結婚.....	1
李有才板話.....	23
孟祥英翻身.....	85
地板.....	106
福貴.....	115

小二黑結婚

一 神仙的忌諱

刘家蛟有兩個神仙，鄰近各村无人不曉：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諸葛，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。二諸葛原来叫刘修德，当年作过生意，抬脚动手都要論一論阴阳八卦，看一看黃道黑道。三仙姑是后庄子福的老婆，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着紅布搖搖擺擺裝扮天神。

二諸葛忌諱“不宜栽种”，三仙姑忌諱“米爛了”。这里边有兩個小故事：有一年春天大旱，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。初四那天大家都搶着种地，二諸葛看了看历書，又掐指算了一下說：“今日不宜栽种。”初五日是端午，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，又不曾种；初六倒是个黃道吉日，可惜地干了，虽然勉強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，却没有出夠一半。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，別人家都在地里鋤苗，二諸葛却領着兩個孩子在地里补空子。鄰

家有个后生，吃飯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諸葛便問道：

“老汉！今天宜栽种不宜？”二諸葛翻了他一眼，扭轉头返回去了，大家就嘻嘻哈哈傳为笑談。

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。一天，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問病，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，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。小芹那年才九岁，晌午做撈飯，把米下进鍋里了，听见她娘哼哼得很中听，站在桌前听了一会，把做飯也忘了。一会，金旺他爹出去小便，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說：“快去撈飯！米爛了！”这句话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，回去就傳开了。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，見了三仙姑就故意問別人“米爛了沒有？”

二 三仙姑的来历

三仙姑下神，足足有三十年了。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，剛剛嫁給于福，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。于福是个老实后生，不多說一句话，只会在地里死受。于福的娘早死了，只有个爹，父子两个一上了地，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。村里的年輕人們覺着新媳妇太孤單，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，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羣，每天嘻嘻哈哈，十分

閨伙。于福他爹看見不像个样子，有一天发了脾气，大罵一頓，虽然把外人擋住了，新媳妇却跟他鬧起来。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，头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飯也不吃，躺在炕上，誰也叫不起来，父子兩個沒了办法。鄰近有个老婆替她請了一个神婆子，在她家下了一回神，說是三仙姑跟上她了，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長吾神短，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，別人也給她燒起香来求財問病，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設起来了。

青年們到三仙姑那里去，要說是去問神，还不如說是去看圣像。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，衣服穿得更新鮮，头髮梳得更光滑，首飾擦得更明，官粉搽得更勻，不由青年們不跟着她轉来轉去。

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。当时的青年，如今都已留下鬍子，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羣，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，差不多都沒有那些閑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。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，虽然已經四十五岁，却偏爱当个老来俏，小鞋也仍要綉花，褲腿上仍要鑲边，頂門上的头髮脫光了，用黑手帕盖起来，只可惜官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，看起来好像驢糞蛋上下上了霜。

老相好都不来了，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滿

意，三仙姑又團結了一伙孩子們，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，更俏皮。

三仙姑有什么本領能團結这伙青年呢？这祕密在她女兒小芹身上。

三 小 芹

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，就有五个沒有成人，只落了一个女兒，名叫小芹。小芹当兩三岁时候，就非常伶俐乖巧，三仙姑的老相好們，这个抱过来說是“我的”，那个抱起来說是“我的”，后来小芹長到五六岁，知道这不是好話，三仙姑教她說：“誰再这么說，你就說‘是你的姑姑’。”說了几回，果然沒有人再提了。

小芹今年十八了，村里的輕薄人說，比她娘年輕时候好得多。青年小伙子們，有事沒事，总想跟小芹說句話。小芹去洗衣服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；小芹上树采野菜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采。

吃飯时候，鄰居們端上碗爰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，前庄上的人来回一里路，也并不覺得远。这已經是三十年来的老規矩，不过小青年們也这样热心，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。三仙姑起先还以为

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，日子長了，青年們并不真正跟她接近，她才慢慢看出門道来，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。

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：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說說笑笑，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，近二三年，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。前年夏天，有一天前晌，于福去地，三仙姑去串門，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，金旺来了，嘻皮笑臉向小芹說：“这会可算是个空子吧？”小芹板起臉來說：“金旺哥！咱們以后說話要規矩些！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！”金旺撇撇嘴說：“咦！裝什么假正經？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軟了！有便宜大家討开点，沒事；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！”說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：“不用裝模作样了！”不料小芹大声喊道“金旺！”金旺赶紧放手跑出来。一边还咄念道：“等得住你！”說着就悄悄溜走了。

四 金旺弟兄

提起金旺来，刘家蛟沒有人不恨他，只有他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他对勁。

金旺他爹虽是个庄稼人，却是刘家蛟一只虎，当过几十年老社首，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。金

旺長到十七八岁，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，兴旺也学会了帮虎吃食，从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誰，就不用亲自动手，只要下个命令，自有金旺兴旺代办。

抗战初年，汉奸敌探潰兵土匪到处橫行，那时金旺他爹已經死了，金旺兴旺弟兄两个，給一支潰兵作了內綫工作，引路綁票，講价贖人，又做巫婆又做鬼，兩头出面裝好人。后来八路軍来，打垮潰兵土匪，他兩人才又回到刘家蛟。

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，經過几个月大混乱，死了許多人，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。別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、各救会、武委会，刘家蛟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長以外，誰也不願意当干部。不久，县里派人来刘家蛟工作，要选举村干部，金旺跟兴旺兩個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，大家也巴不得有人願干，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，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員，連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，其他各干部，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。只有青抗先隊長，老头子充不得。兴旺看見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，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，他爹二諸葛虽然不願，可是惹不起金旺，也沒有敢說什么。

村長是外来的，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，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害了，只要瞞住村長一个人，村

里人不論那个都得由他兩個調遣。这几年来，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調換了几个，而他兩個却好像鉄桶江山。大家对他兩個虽是恨入之骨，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，都恐怕扳不倒他們，自己吃虧。

五 小 二 黑

小二黑，是二諸葛的二小子，有一次反“扫蕩”打死过兩個敌人，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。說到他的漂亮，那不只在刘家蛟有名，每年正月扮故事，不論去到那一村，妇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。

小二黑沒有上过学，只是跟着他爹識了几个字。当他六岁时候，他爹就教他識字。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書，也不是常識国語，而是从天干、地支、五行、八卦、六十四卦名等学起，进一步便学些“百中經”、“玉匣記”、“增删卜易”、“麻衣神相”、“奇門遁甲”、“阴阳宅”等書。小二黑从小就聪明，像那些算屬相、卜六壬課、念大小流年或“甲子乙丑海中金”等口訣，不几天就都弄熟了，二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。因为他長得伶俐可爱，大人們也都爱跟他玩；这个說：“二黑，算一算十岁屬什么？”那个說：“二黑，給我卜一課！”后来二諸葛

因为說“不宜栽种”誤了种地，老婆也埋怨，大黑也埋怨，庄上人也都傳为笑談，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許多奚落。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，已經懂得好歹了，可是大人們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，好跟二諸葛开玩笑的，一到了家，常好对着二諸葛問小二黑道：“二黑！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？”和小二黑年紀相仿的孩子們，一跟小二黑生了气，就連声喊道：“不宜栽种不宜栽种……”小二黑因为这事，好几个月見了人躲着走，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，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。

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。那时候他才十六七，原不过在冬天夜長时候，跟着些閑人到三仙姑那里湊熱鬧，后来跟小芹混熟了，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。后庄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，二諸葛不願意，不願意的理由有三：第一小二黑是金命，小芹是火命，恐怕火剋金；第二小芹生在十月，是个犯月；第三是三仙姑的声名不好。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，其中有个老李帶來个八九岁的小姑娘，因为沒有吃的，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个活命。二諸葛說是个便宜，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，招算了半天說：“千里姻緣使綫牽”，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。

虽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适万合适，小二黑却不認賬。父子倆吵了几天，二諸葛非养不行，小二黑說：

“你願意养你就养着，反正我不要！”結果虽把小姑娘留下了，却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么关系。

六 斗 爭 会

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后，每日怀恨，总想設法报一报仇。有一次武委会訓練村干部，恰巧小二黑发瘡疾沒有去。訓練完毕之后，金旺就向兴旺說：“小二黑是裝病，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，可以斗爭他一頓。”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，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釘子，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，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，发动妇救会也斗爭小芹一番。金旺老婆現任妇救会主席，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，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。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斗爭小芹，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，丟下活計，馬上就去布置，第二天，村里开了兩個斗爭会，一个是武委会斗爭小二黑，一个是妇救会斗爭小芹。

小二黑自己沒有錯，当然不承認，嘴硬到底，兴旺就下命令，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。幸而村長腦筋清楚，劝兴旺說：“小二黑发瘡是真的，不

是裝病，至于跟別人恋爱，不是犯法的事，不能捆人家。”兴旺說：“他已是有了女人的。”村長說：

“村里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养媳。人家不承認是对的；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，不到訂婚年齡。十来岁小姑娘，長大也不会来認这笔賬。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別人恋爱，誰也不能干涉。”兴旺沒話說了，小二黑反要問他：“无故捆人犯法不犯？”經村長双方劝解，才算放了完事。

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，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長，她一进门就說：“村長！捉賊要賊，捉奸要双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說理了？”兴旺見拉着金旺的老婆，生怕說出这事与自己有关，赶紧溜走。后来村長問了問情由，費了好大一会唇舌，才給她們調解开。

七 三仙姑許親

兩個斗争会开过以后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，小二黑也知道这事是合理合法的，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。

三仙姑却着了急。她跟小芹虽是母女，近几年来却不对勁。三仙姑爱的是青年們，青年們爱的是

小芹。小二黑这个孩子，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鮮果，可惜多一个小芹，就沒了自己的份兒。她本想早給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門去，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，差不多都不願意跟她結亲。开罢斗争会以后，风言风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結婚，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話，以后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，那是多么可惜的事，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。

“插起招軍旗，就有吃糧人。”有个吳先生是在閻錫山部下当过旅長的退職軍官，家里很富，才死了老婆。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見過小芹一面，願意續她，媒人向三仙姑一說，三仙姑当然願意。不几天过了礼帖，就算定了，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。

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，如何肯听她娘的話！过礼那一天，小芹跟她娘鬧起来，把吳先生送来的首飾綢緞扔下一地。媒人走后，小芹跟她娘說：“我不管！誰收了人家的东西誰跟人家去！”

三仙姑愁住了，睡了半天，晚飯以后，說是神上了身，打了兩個呵欠就唱起来。她起先責备于福管不了家，后来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，还唱些什么“前世姻緣由天定，不順天意活不成……”。于福跪在地下哀求，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不可。小芹听了這話，知道跟这个裝神弄鬼的娘說不出什

么道理来，干脆躲了出去，让她娘一个人胡说。

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，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，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。

八 拿 双

小芹把她娘怎样主婚怎样装神，唱些什么，从头至尾细细向小二黑说了一遍，小二黑说：“不用理她！我打听过年上的同志，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，就能到区上登记，别人谁也作不了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听见外边有脚步声，小二黑伸出头来一看，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，有一个说：“拿双拿双！”他两人都听出是兴旺的声音，小二黑起了火，大叫道：“拿？没有犯了法！”兴旺也来了，下命令道：“捉住捉住！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，给你操了好几天心了！”小二黑说：“你说去那里咱就去那里，到边区政府你也不能把谁怎么样！走！”兴旺说：“走？便宜了你！把他捆起来！”小二黑挣扎了一会，无奈没有他们人多，终于被他们七手八脚打了一顿捆起来了。兴旺说：“里边还有个女的，也捆起来！捉奸要双，这是她自己说的！”说着就把小芹也捆起来了。

前庄上的人都还没有睡，听见有人吵架，有些人就跑出来看，麻稗火把下看见捆着的两个人，大家不问就都知道了八九分。二诸葛也出来了，见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，就跪在兴旺面前哀求道：“兴旺！咱两家没有什么仇！看在我老汉面上，请你们诸位高高手……”兴旺说：“这事情，我们管不了，送给上级再说吧！”小二黑说：“爹！你不用管！送到那里也不犯法！我不怕他！”兴旺说：“好小子！要硬你就硬到底！”又逼住三个民兵说：“带他们走！”一个民兵问：“带到村公所？”兴旺说：“还到村公所干什么？上一回不是村长放了的？送给区武委会主任按军法处理！”说着就把他两个人拥上走了。

九 二诸葛的神课

邻居们见是兴旺弟兄们捆人，也没有人敢给小二黑讲情，直等到他们走后，才把二诸葛招呼回家。

二诸葛连连摇头说：“唉！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：前天早上我上地去，才上到岭上，碰上个骑驴媳妇，穿了一身孝，我就知道坏了。我今年是罗睺星照运，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，因此那里也不敢去，谁知躲也躲不过！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